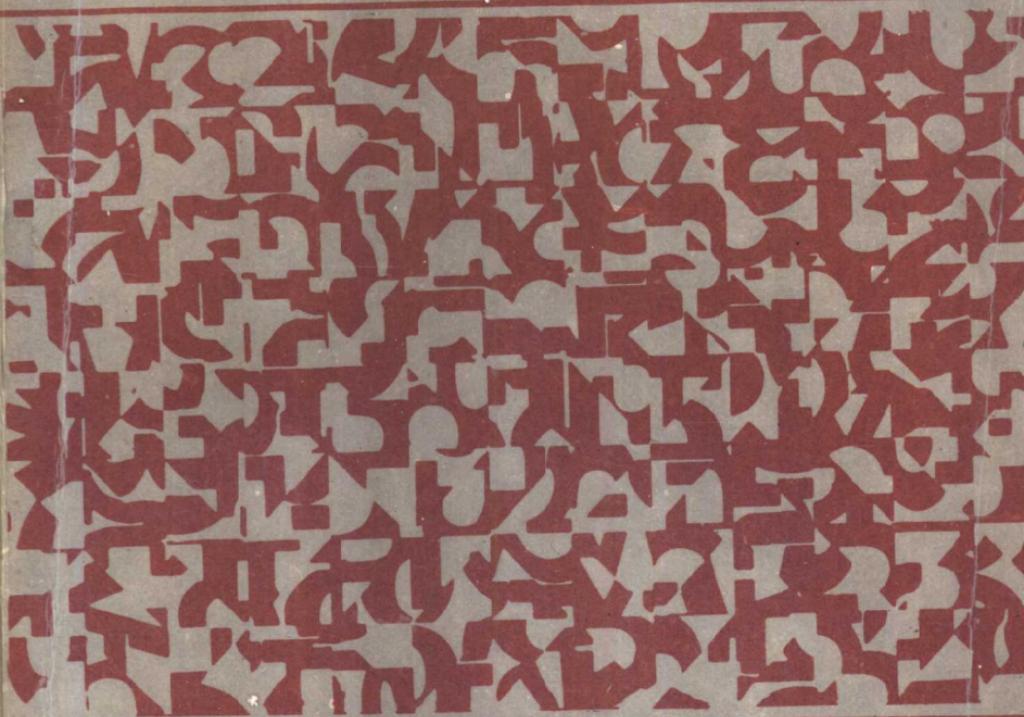


● 邓 克 著 吕 端 审 校



# 现代俄语词序

——句法学体系的新发展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现代俄语词序

## ——句法学体系的新发展

邓克 著  
吕端 审校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6 号

责任编辑:李紫林

封面设计:李士英

版式设计:周迅

书名

现代俄语词序

—句法学体系的新发展

邓克

吕端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政编码:100866

中国环境科学院印刷厂

新华书店

787×1092

163 千字

7.375

1994年8月 北京第一版

1994年8月 第一次印刷

1700 册

ISBN7-5078-1154--9

H·58

7.00 元

著者

编者

出版者

出版地

出版时间

印制者

印制地

印制时间

印制次数

印制册数

印制质量

印制日期

印制地点

印制单位

印制地址

印制电话

印制单价

## 前　　言

俄语词序在俄语句法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当前充分显示语言交际功能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六七十年前，它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传统句法学家们一向片面认为“俄语的词形变化体系严谨而丰富，句子中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主要依靠词形变化来体现，俄语词序没有‘太大’的作用”。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捷克语言学家威廉·马泰鸠斯创立句子的实义切分理论之后，俄语词序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限于各种原因，至今中外语法学界只在俄语简单句中对词序阐述较为详细，而对复合句中词序的研究仍未充分展开。本书专门就现代俄语词序的问题作了一些探讨，着重阐述了复合句的词序和句序问题。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俄语词序研究的发展概况；第二章介绍俄语词组的词序；第三章介绍俄语简单句中的词序；第四章介绍俄语无连接词复合句的词序；第五章介绍俄语并列复合句的词序；第六章介绍俄语主从复合句的句序。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郑州大学，现在俄罗斯联邦国立远东大学汉语系任教的吕端先生的大力帮助并经他审校，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水平限制,加之当前国内外句法学界对俄语词序的研究工作尚未充分展开,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作者

1994年3月于北京

轻工业学院外语系

# 目 录

<b>第一章</b>	<b>绪论</b>	1
第一节	现代俄语词序研究的发展状况	1
第二节	实义切分法与词序	6
第三节	客观词序与主观词序	18
<b>第二章</b>	<b>俄语词组的词序</b>	25
第一节	词组的类型	25
第二节	词组的结构	30
第三节	词组的词序	36
<b>第三章</b>	<b>俄语简单句的词序</b>	61
第一节	简单句的类型	61
第二节	简单句的结构	65
第三节	简单句的词序	93
<b>第四章</b>	<b>俄语无连接词复合句的词序</b>	119
第一节	无连接词复合句的类型	119
第二节	无连接词复合句的结构	120
第三节	无连接词复合句的词序	139
<b>第五章</b>	<b>俄语并列复合句的词序</b>	149
第一节	并列复合句的类型	149
第二节	并列复合句的结构	154
第三节	并列复合句的词序	160
<b>第六章</b>	<b>俄语主从复合句的句序</b>	168

第一节	主从复合句的类型	168
第二节	主从复合句的结构	173
第三节	主从复合句的句序	184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现代俄语词序研究的发展状况

长时间以来，俄语词序在句法学中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传统句法学研究词序，仅限于研究词在词组中及词在简单句中的排列顺序。由于俄语词形变化复杂而丰富，词在句子中的作用，通常通过词形的变化（动词有人称和时、数的变化；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有格和数的变化）来表达，即词在句中的语法关系主要通过词形变化来表示而不是借助词序，词序在这里只充当表达句法联系的辅助手段。故俄语词序的研究发展十分缓慢，甚至连俄语词序的有无，一度也成了俄语语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诚然，词在句中的位置也可变换，但传统句法学家们认为，那只是为了强调或加重某个词在句中的作用，其表意并没有改变。举例说明其观点。如：

(1) Фарфоровая ваза лежит на столе.

(瓷瓶放在桌子上。)

(2) на столе лежит фарфоровая ваза.

(桌子上放着瓷瓶。)

这两个句子中的词序虽然有了变化，但两个句子的句法作用并没有变化。ваза 在两个句子中都是充当主语，лежит 都

是充当谓语, на столе——都是地点状语, фарфоровая——都是定语,都是修饰 ваза 的,而且两个句子都表达同一意思。因此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俄语句中的顺序变化并未导致表意的变化,词序在句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当然也就不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了。有时,学者们也谈到俄语的词序问题,那只局限于区别下列两种情况:

其一是说俄语的词在句中的位置(词序)是可以任意变换的;

其二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俄语的词在句中的词序是不能变换的,否则就要改变句子的内容或无法形成句子。举例说明其观点。如:

Новый директор пришел на завод. (新厂长到工厂上任了。)

这句话的词序就不能作如下的变换:

- (1) Директор пришел на новый завод. 或
- (2) Новый пришел директор на завод. 或
- (3) Директор на завод новый пришел. 或
- (4) Директор пришел новый на завод. 更不能说
- (5) Директор на новый пришел завод.

再如: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вчера встретил учителя дочери на площади Маяковского в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е.

伊万·伊凡诺维奇昨天在莫斯科马雅柯夫斯基广场碰到了女儿的老师。

在这句话中,可将 на площади Маяковского в городе Москве放在句首,也可放到句中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与 учителя дочери 之间,或将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与 вчера встретил 颠倒,意义不变,语法

不错,但如将 учителя 与 дочери 颠倒,则意义完全变了,那就不是碰到女儿的老师,而是碰到老师的女儿了,而且 дочери учителя 中 дочери 是二格,要变成四格 дочь,即 дочь учителя。如将 на 与 площали Маяковского 颠倒,则不成句子了。

换言之,传统句法学研究俄语词序时,只局限于:有的句子是可以变换词序的,而有的句子或句子中有些词就不能变换词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说,在可以变换词序的句子里,词的变换是“任意的”,不管词的词序怎么变化,句子各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仍然保持不变,主语依然是主语,谓语依然是谓语,状语依然是状语,补语依然是补语,定语依然是定语。仍举“瓷瓶放在桌子上”为例,就有下列十种词序:

- (1) Фарфоровая ваза лежит на столе..
- (2) Ваза фарфоровая лежит на столе.
- (3) На столе лежит фарфоровая ваза.
- (4) На столе лежит ваза фарфоровая.
- (5) Лежит фарфоровая ваза на столе.
- (6) Лежит ваза фарфоровая на столе.
- (7) Лежит на столе фарфоровая ваза.
- (8) Лежит на столе ваза фарфоровая.
- (9) На столе фарфоровая ваза лежит.
- (10) На столе ваза фарфоровая лежит.

语言学家彼什柯夫斯基认为 я завтра утром пойду гулять。(明天早晨我出去散步。)这个句子可以有一百二十种词序。有的语法学家甚至称这种无固定词序的现象为俄语区别于其它语言的特点之一。(见 Розенталь Д. Э.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стилис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M, 1974, С. 206 和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Н СССР, Т. 2, 4. 1, 1954 г. с. 660.)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形成一种成见:总认为俄语词序是“自由的”,“无定序的”,“任意的”,在句子中不起“多大”作用。查其根据,主要是单纯解剖了一个个孤立的句子,完全脱离了上下文和语言环境,只片面强调句中词的句法功能,而忽视了语句的交际功能;只对句子作了形式切分,忽略了实义切分。故过去的一些语法书里,很少提到句中词序的问题。

1929年捷克语言学家威廉·马泰鸠斯提出了一种“实义切分”的新理论,并用这一理论去研究捷语的词序问题并相继在研究捷语和英语的词序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当然,远在马泰鸠斯之前,即在一百多年前,句子实义切分学说已具雏形。如在十九世纪中叶,已有法国和德国的一些语言学家提出过类似的实义切分问题。德国的一些语言学家也作过一系列类似的研究。1901年捷克语言学家祖巴蒂在其一篇书译中提出了心理主语,即叙述的基础,对分析捷语词序有重要意义。还有本世纪二十年代埃尔特利的著作和三十年代特拉弗尼切克及苏联阿德莫尼也开始研究句子的实义切分问题。稍晚些时候,苏联阿·沙赫马托夫发起了对句子交际结构问题的讨论。(见 В. З. Панфилов.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е языка и мышления. М, 1971, стр. 139 и сл.)该学说刚出现时,其基本概念、主导思想尚未摆脱逻辑与心理学的窠臼,而这些学派的固有特点就是把语言现实简单公式化,而力图摆脱上述影响,基于上述思想形成句子实义切分理论的,正是威廉·马泰鸠斯。

马泰鸠斯创立的实义切分理论提出:“句子的切分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进行句法切分,另一方面则要进行实义切分。”

马泰鸠斯的这一创新立即在世界各国语言学家中，引起轰动。同样也在当时苏联语言学界得到空前的、巨大的反响。实义切分的理论开始被引入到词序的研究中来，从而使研究俄语词序这潭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死水，也翻起浪花。当时苏联的一些语言学家们纷纷引用实义切分法来研究俄语的词序并前后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实义切分的理论成了俄语句法学家研究俄语词序的基石，并被引入到俄语语法教学领域中去，成了俄语语法教材的重要章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苏联出版的一些语法巨著，几乎都以实义切分理论为依据，阐述俄语简单句的词序问题，分析简单句的各种交际结构的形成和交际功能，研究句子的实义切分与上下文和语言环境的关系等。1976年苏联科夫图诺娃所著《现代俄语（词序与句子的实义切分法）》和苏联克雷洛娃及哈夫洛尼娜合著的《俄语词序》两本专著便是在捷克学者威廉·马泰鸠斯创立的实义切分理论的影响下写成的。

自从实义切分理论诞生以来，逐渐在理论语言学中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研究该理论的人也越来越多。随着研究人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实义切分理论的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如果说，在该理论的最初发展阶段它只把自己的规则渗入到双部简单陈述句中，那么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实义切分理论已经扩及到各种句型（疑问句、复合句等），甚至整个话语结构中（超句统一体），甚至也扩及到各种语体和体裁中（科学语体、文艺语体、政论语体、会话语体、诗歌等）。实义切分理论的提出，使得句子中词序的规律以及连贯性话语结构的内在规律一一被揭示出来，从而使言语变得更加丰富多采。

上述事实表明，自从马泰鸠斯的实义切分理论诞生以来，

现代俄语词序的研究工作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而使俄语词序在句法学中的重要性和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那种认为“俄语句中词无定序”的理论以及词序在句中的作用十分微小的说法已荡然无存。随着实义切分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现代俄语词序问题的研究,也将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并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 第二节 实义切分法与词序

什么叫句子的实义切分法?句子的实义切分,是一种根据交际任务而不是根据句法结构对句子进行的切分。根据说话者对自己提出的交际任务,同一个句子可以获得多种不同的概念。交际任务的内含是指说话人特别强调该上下文或该语言环境中起重要作用和本质作用的那一面句子内容的愿望。举例说明:

Нина уедет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这句话,是说“尼娜在干什么”,“尼娜将要去莫斯科市”。如果说话人对自己提出另外一种交际任务,想说明“谁要去莫斯科市”,那他就可以说成: Уедет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Нина. 这一交际任务的前提是:听话人已经知道“要去莫斯科市”这件事,但不知道谁要去莫斯科市。如果说说话人想要告诉听话人“尼娜将要到什么城市去”时,则说话人应该说: Уедет Нина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如果想说清尼娜去莫斯科市将利用何种交通工具,是乘车呢、乘飞机呢,还是乘船时,则可表达为: Нина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уедет. 当然还可以提出其它的交际任务,如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Нина уедет.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уедет Нина. 等等。但不管怎么变换,句子一般可切分

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说话的出发点，是所说的对象。说话出发点通常（当然也不能绝对化，有时情况也非完全如此）是听话者所知道的，或者是根据上下文或语言环境能预先确定的。这一部分在实义切分中就称为主题（тема）。另一部分包含着句子的主要交际内容，是句子的交际中心。在实义切分中，这另一部分就称为述题（речь）。因此，上述例句的不同说法可作如下的实义切分：

- (1) Нина // уедет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主题) (述题)
- (2) Уедет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 Нина.  
(主题) (述题)
- (3) Уедет Нина //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主题) (述题)
- (4) Нина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 уедет.  
(主题) (述题)
- (5)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 Нина уедет.  
(主题) (述题)
- (6) В город Москву уедет // Нина.  
(主题) (述题)

上述例句中的符号//，是句子切分成主题和述题的标志。

一般来说，俄语的词序是主题在前，述题在后。再举 Иванов купил словарь. 这一个句子为例。假若想说明伊万诺夫的行为，则实义切分是：

- (1) Иванов // купил словарь.  
(主题) (述题)
- (2) Иванов купил // словарь.  
(主题) (述题)
- (3) Словарь купил // Иванов.  
(主题) (述题)
- (4) Иванов словарь // купил.  
(主题) (述题)

则其表达的意义分别是：

- (1) 伊万诺夫买词典啦。
  - (2) 伊万诺夫买的是词典。
  - (3) 买词典的是伊万诺夫。
  - (4) 词典是伊万诺夫买来的。

同一句子由于交际任务不同而导致实义切分不同,其所构成的变体叫做句子的交际变体(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варианты)。

实义切分的主要表达手段是词序，换言之，词序是表达句子实义切分的主要形式手段。但这并不能说词序与实义切分永远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如：(1) Словарь купил // Иванов.  
(主题) (述题)  
和(2) Купил словарь // Иванов. 两句实义切分相同，但是在  
(主 题) (述题)

主题内部有词序变动。另一方面，词序相同的句子变体却可以作两种实义切分。如：

- (1) Иванов // купил словарь.  
           (主题)        (述题)  
 (2) Иванов купил // словарь.  
           (主 题)        (述题)

此时可用提问来确定主题、述题，若句中信息已包含在问题中，则传达此信息的部分应划归主题，包含直接回答疑问信息的部分划归述题。上述两个词序相同的例子分别回答：

- (1)、《Что сделал Иванов?》和  
(2)、《Что купил Иванов?》，它们在俄语段划分上也不相  
同。

除了词序外，另一表达实义切分的手段为语调。如果主题自成一个语段，则音调上升，通常是调型—3一类非完结语调。

述题上有语调中心，突出它是句子主要交际部分。随着述题位置不同，落在它上面的可以是调型—1，调型—2，调型—5或调型—6的调心。若述题由一个以上的词组成，则语调中心落在词组最后一个从属需要的重读音节上，例如：

- (1) Дядя // ушел в парк.  
(主题) (述题)
- (2) В парк ушел // дядя.  
(主 题) (述题)

各种句法模式的句子，包括其各种扩展方式，均可构成若干不同的实义切分变体，显然，这种“不同”表现在词序和语调上。特定词序与特定语调可结合为语言系统中的样板。根据这种样板，可组成句法构造相同的句子的具体变体，这种变体组成句子的交际聚合体（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парадигма）。词序和语调有辨义功能，表明特定的实义切分，在某种情况下两者还可互相补充，如下述交际聚合体中的三个变体：

- (1) Делегация // приехала.  
(主题) (述题)
- (2) Приехала делегация.  
(不可切分句)
- (3) Приехала // делегация.  
(主题) (述题)

其意义分别表示为：

- (1) 代表团来了。
- (2) 来代表团了。
- (3) 来的是代表团。

前两个变体词序不同，后两个变体则语调不同：第二变体为一个语段，用调型—1，第三变体则是两个语段，可分别用调型—3和调型—1。

下面补充谈谈主题、述题与新知、已知的关系。新知，俄语叫 **новое**，已知——**данное**。

已知——指读者或听者从上下文中知道的或由语言环境事先决定的。而述题则经常包含读者或听者所不知道的新知。表示已知的词汇手段，可用来确定所在句子与上下文的联系，它们通常用下列词表示：

1. 人称代词，如：

Волodyа закурил… Его опять охватило волнение. (Шукш.)

2. 指示代词或物主代词与名词的组合。如：

(1) Затвердела смола. И ее запах мешался с запахом сухой, еще не опустившейся наземь росы. (Белов)

(2) Восхищение перед воображаемым миром — и тоска из-з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и увидеть его. Эти два чувства преобладали в моих юношеских стихах и первой незрелой прозе. (Пауст.)

(3) 指示代词 **это** 则可表示整个已知情景。如：

Двадцать один выстрел прогрохотал над Петербургом. Это салютовала эскадра. (Тын.)

此外，凡是前文提到现象的任何词或词组都可能表示已知。上下文所预先决定的已知也可能是前文意义逻辑推导出来的，如：

Прошла неделя, и между ними завелась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очтовая контора учреждена была в дупле старого дуба. (Пушкин) 也可能是前文提到现象的某些部分或某些方面，如：

В дальнем конце сада стояла старая заброшенная мельница. Колеса давно уже не вертелись, валы обросли мхом. (Корол.)

虽然主题常表已知，述题常表新知，但它们之间并无对等